

澳大利亞大學的漢學課程發展現況分析(下)

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教育組

本文延續上篇，重點摘要一份來自 2019 年 11 月 22 日墨爾本大學亞洲研究所中國研究 Anne McLaren 教授在《澳大利亞亞洲研究協會(ASAA)》研討會工作坊發表的《2000-2020 年亞洲研究領域評論》報告，整理 16 位澳大利亞漢學資深教授的回饋，分四大面向分析大學漢學系在澳大利亞的發展現況。

三、研究的動向

隨著全球研究中國專題的學者以及與中國相關的期刊數量大增，在線數據庫的發展開闢了中國研究的新途徑。但是，在澳大利亞新任命專職研究中國的研究員減少，導致專業知識不足，專精中國菁英政治研究的澳大利亞學者寥寥無幾，部分原因是很難在該級別的專業持續進行有意義的田野研究。回饋的意見有：“全球政治影響下，由於中國特殊的學術氛圍，澳大利亞的大學與中國大學的合作計畫正在逐漸消失”。

研究相關的實務困境：海外研究員從事「敏感議題」研究時，要獲得工作簽證時困難重重，現在，學者們更不願意邀請中國的講者。在中國參加會議或從事田野工作時，研究生面臨越來越多莫名的恐嚇與騷擾，包括：被跟踪、被訊問、被要求刪除蒐集的數據以及被要求停止研究。面對這些困難，澳大利亞的研究生可決定放棄改變原定的中國研究主題，這也是在澳攻讀研究所的中國公民所必須面臨的特殊問題，甚至因為擔心遭到母國的報復而無法發表論文。

四、政治議題的敏感性

近來一系列的爭議，重創中澳關係，舉凡涉嫌中國網絡間諜活動、拒絕華為 5G 技術、以及華人政黨在澳大利亞的運作。澳大利亞的大學已爆發校園暴力衝突，例如：如 2019 年 10 月的 Four Corner 新聞節目報導《紅旗》中所詳述的昆士蘭大學「反送中」衝突事件。但是，此等肢體對抗在澳大利亞校園中尚屬少見，越來越多中國學生在中國

社交媒體(微信)上發動集體憤怒的“愛國言論”。

中國學生能夠積極參加課堂活動並與澳大利亞學生一起學習時，雙方的互動富有學習成效。回饋的意見有：“近年來中國留學生的英語水平提高，來自中國的學生是課堂上的積極資源：我相信他們可以改善其他學生的學習環境，尤其是在學習中國主題時”。然而，實際上受到澳媒日益增長的反華言論，此種學習的正能量正在萎縮中。

來自大都會研究型大學的一位受訪者回饋的意見：“該校的學生團體相當保守，因此無論是讚成還是反對中國，校園裡都沒有大型的學生激進活動，孔子學院也一直保持安靜”。“當學生團體內部發生與共產黨路線相關的衝突時，這不一定是「外國干涉」的問題。但是，對於澳媒刻意誇大似冷戰時期的聳人聽聞言論，感到十分沮喪。”

中國學生在澳大利亞的課堂上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按照學術自由與公開詢問準則來進行課堂教學具有挑戰性。回饋的意見有：“針對中國背景學生所開設的課程，具有爭議的話題要進行有意義的討論變得越來越困難。許多學生害怕公開發言，但是又定期來教職員辦公室私下長談演說。學生容易陷入既抱怨教室裡的學生間諜，又抱怨自己的窘境”。“我盡量少講有爭議的話題，避免不喜歡中國和熱愛中國的學生的攻擊和負面評論”。“越來越多人見到學生們無法容忍對共產黨的任何批評而集體爆發的憤怒情緒，無法容忍校園對 2019 年香港「反送中」抗議活動的支持……我個人曾見識過這些暴力與霸凌行為的表現，究其動機不外是中國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

在澳大利亞的中國留學生與中國社交媒體緊密接觸，加劇政治敏感的情況。回饋的意見有：“微信「澳洲紅領巾」小組經常發布未經證實的不實報導，煽動對澳大利亞與其政府機構的恐懼與不信任。此外，中國政府還向中國留學生提供了經濟誘因，以在澳大利亞開展“愛國行動”(即捍衛台灣、新疆、西藏、南海等的政黨路線)。有時，澳大利亞的講師會被要求為不符黨派路線的言論而「道歉」。”

大學的管理領導階層發現，與中國交往越來越具有挑戰性，回饋的意見有：“我不認為澳大利亞大學會為中國的干預做任何準備，特別是當它以更機密的方式進行時”。“有越來越多的機構採取「對華風險規避策略」”。“管理階層與學者進行自我審查，不願就與中國有關的任何事情發表公開評論。學者有時會受到自己服務的機構直接阻撓，取消與中國相關的活動，我個人的研究領域亦曾受過州政府的威脅施壓”。“澳大利亞的大學目前正在針對與中國科研項目(STEM)

的合作進行自我審核是否有不當的外國影響介入。”

對於具有中國背景的澳大利亞公民的教職員而言，當前的情況尤其困難。回饋的意見有：“我害怕被歸類為擁中或者反中的學者，與“中國”有關的問題一直無法取得平衡。這種不平衡的情況，勢必一直持續到全球人民能夠分辨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與一般中國僑民之間能夠劃清界限。”

結論

澳大利亞的大學機構，本應確保其漢語課程可滿足澳大利亞對中國的專業知識有更深入廣泛的了解，然而，著眼國際學生市場獲利的商業文化，導致大學辦學的核心職能被忽略，進而影響傳授澳大利亞的下一代人口如何與區域大國相處與因應的知識。

有關政治敏感議題，應鼓勵大學管理領導階層加強現有的體制框架，以維護彰顯學術團體與學生團體的民主權利。例如，有效實施《學生校園行為守則》可緩解學生在課堂中的行為問題。大學應繼續針對爭議的主題從事有意義的公共活動，即使冒著觸犯中國的風險，捍衛學術自由的學術人員需清楚自己的分際，知道大學支持的底線在哪。

澳大利亞需鼓勵更多的國內學生研修中國課程的高階及研究所課程，採取更具體的措施來提高國內攻讀中國相關領域的榮譽學士與研究所的入學率，可包括：提供獎學金鼓勵研究中國主題的榮譽學士與研究生、建立一、兩個資源豐富的研究所碩士學位專題研究中國，以及結合學科培訓和語言學習。

譯稿人：黃慧琪

資料來源：2019年11月22日，《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Chinese Studies in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A Problem of Balance

<http://asaa.asn.au/chinese-studies-in-australian-universities-a-problem-of-balance/>